

[美] 亨利·托马斯 著
达纳·李·托马斯

大画家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

大画家传

【美】亨利·托马斯 著
达纳·李·托马斯

刘明毅 唐伯祥 译

055302

责任编辑：刘治贵

封面设计：文小牛

大画家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4 字数190千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7,100 册

书号：11118·120

定价：1.06 元

247

序

画家的一幅画就是他的生活的一章。要评价一幅艺术作品，首先要了解作者的历史。想理解伦勃朗肖像画中的忧伤眼神，首先要理解伦勃朗生活中的悲苦。科罗风景画中的优雅的阴影，唯在我们认识到那是科罗心中的温文尔雅情感的反映时，才能充分地理解。对一个画家不了解，那末只可能看到他的图画的一半。这种经验就象观看一出不懂其语言的戏。唯有通过艺术家的品性，才能捕获他的艺术语言之关键。

所谓品性，我们是指一个人的全部、本质的肖像，不单是他生活的外在形貌，而且是他灵魂的内在的——所以是永恒的——愿望。这就是我们这套传记的目标——不仅仅把死去的天才之干巴巴的史实编纂一下，而是介绍一群勇敢无畏、有思想、胸怀大志、辛勤劳动、备受艰辛的活生生的人，有幻想的人。无论如何，我们试图如此介绍他们，即把他们的幻想变为我们的幻想。我们相信，这一点是传记作者的主要任务。除了学识、调查研究和精确性之外，不论是用色彩或文字描述人类生活的艺术家，都应该对准

第四点要求——生动逼真。这一点，也许是四点要求中最重要的点。因为传记一词即意味着生活的生动逼真的描写。

因此，我们尽力而为地在这套传记中仿效画家的作法——即画出大艺术家的文字肖像。我们相信，在这种图画性的记录中，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即反对味同嚼蜡式的传记。我们要把伟大的人物从他们冷冰冰的青铜般的超然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有血有肉地接近我们。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类加以介绍——他们分担我们的问题、欢乐、忧伤、信仰、怀疑、失望、饥饿、痛苦、希望——简言之，分担我们普通人的命运。他们只在一个方面与我们不同。他们的感觉更为敏锐，因而他们的眼光更为尖利。多亏他们感觉的敏锐和眼光的尖利，才能以不朽的创造丰富了我们。他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他们自己的不朽业绩的分享者。

然而，让我们记住这个事实——伟大的艺术出自巨大的痛苦。唯有热诚地生活的人才能美丽地创造。他们的神经对世界上的刺激物校准得那么精确，所以他们能把最平凡的题材和风景化为天才的线条和色彩。而且，在这种变化之中，他们又为我们作出了解释，我们因此开始看到了日常生活中闪耀着的“内在光亮”。

因此，向我们的同胞——他们受苦，他们描绘了我们可以看到的和欣赏的事物——表示衷心的感谢。

亨·托
达·李·托

目 录

序	1
乔 托	1
米开朗基罗	15
拉斐尔	33
达·芬奇	46
提 香	64
鲁本斯	82
伦勃朗	101
埃尔·格列科	111
委拉斯贵支	125
霍格思	140

雷诺兹	159
特 纳	175
戈 雅	192
科 罗	206
米 勒	218
凡 · 高	234
惠斯勒	255
雷诺阿	272
塞 尚	284
霍 默	300



乔托·迪·邦登*

1276—1337

I

教皇卜尼法八世欲装饰圣彼得教堂的圣器室，于是派遣使者到意大利各地，把半岛上最优秀的艺术家全召至罗马。一名使者走进了塔斯卡尼一个农民画家的茅舍。他曾听说，这个一半时间画画一半时间种田的平庸、可笑和粗鄙的艺术家，曾画过一些家乡风景的美丽图画。

“教皇陛下想看看你的画，乔托师傅，”使者宣称，“他传召所有优秀的艺术家到罗马去。把你的画给我们一张，看看是不是也请你去。”

乔托大笑，将画笔使劲地戳进一只红颜料罐。随手在一张纸上一挥，画了一个红的大圆圈，把纸递给使者。“这

* 乔托 (Gioffo di Bondon)。

就是我的画。请看吧。满意吗?”

“这算什么玩意儿？我到这儿来是负有严肃使命的。”

画家耸耸肩，似乎在说：“要就拿去，不要就留下。我只有这点本事。”

“那末，这就是乔托的画啦，”教皇说，当使者带回这张样品的时候。“一个红的大圆圈，如此而已。”

“他是一头不自量力的蠢驴，神父。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运道。可他干了什么呢？画了一个空心大圆圈。”

“告诉我，”教皇问，“他不用圆规画圆圈有困难吗？”

“没有，神父，只不过在罐里蘸点颜色，随随便便一挥而就。”

“好，好。毕竟画得不坏。事实上，很圆。他一定有眼力，有功夫。你看他的模样儿怎么样？”

“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神父，丑得象魔鬼。人们对我说，他的轶事可多呢。”

“那末他自称是艺术家吗？”

“人家说他在墙上，一段破围墙上，画了一头羊，也许是一条小狗。结果象奇迹一样，这地方顿时活了起来。不过，这当然是乡下人说说罢了。”

“乡下人是懂的。我也听说过诸如此类的传说。他小时候跟伟大的契马部埃^①学过画，他们说，有一次契马部埃离开房间，乔托便在老师肖像的鼻子上画了一只苍蝇。

① 契马部埃(1240?—1302?)，佛罗伦萨最早的画家之一。他的宗教画带有世俗的情味，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具有前奏的意义。

契马部埃回来后，要把苍蝇赶跑。你查过他的家庭出身吗？”

“铁匠的儿子，神父，从小在马格洛放羊。”

“马格洛的山丘苍翠欲滴，我还记得的。那儿的居民很朴实。但他们之中时不时地出现先知。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懂。”

“这个人即使不是以他的天才，至少也能以他的民间笑话使我们感到有趣。召他到罗马来吧。”

II

乔托·迪·邦登来到罗马（于一二九六年），为教皇绘制壁画。描绘基督的生平事迹。他站在脚手架上作画的时候，一群耐心的、象他一样的普通人抬头望着他一笔一笔地描画。这个画家是他们的同乡，站得难以相信地高过他们。他站得这样高，不感到不自在吗？他不想落到地面上来，跟那些人——他是属于他们的——站在一起吗？他与其作画，不是宁可说笑话吗？他并不明白他那庄稼汉的手所接触的一切，怎么全会变成美之奇迹。固然，他是喜欢画画的。可是许多年来，他并没有认真对待自己的才能。当他还是九岁的孩子，在塔斯卡尼的草地上放羊的时候，就在石板上描画羊群的粗略肖像来消磨时光。一天，一个游经乡野的伟人，站在孩子背后，一声不响地瞧着他作画。

这个人就是契马部埃，意大利第一流的画家。当他默默无言地望着天才诞生的时候，谁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呢？也许他想起了一千二百余年前，那受明星指路的聪明老叟们，在伯利恒①亲眼目睹另一个不足为奇的诞生之情景吧。

契马部埃说服乔托的父亲——村里的铁匠，让儿子学画。契马部埃将乔托带到自己的店铺里。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②早期，绘画就象磨透镜和修鞋的手艺。画师依靠教皇、主教和达官贵人委托画肖像、壁画、珐琅画和制铜像为生。画师有一帮受过训练的助手，为他研磨颜料，在老师大致画好的图画上修饰细部。

乔托进了契马部埃的店铺。他摆脱了世世代代祖传下来的命运——在炎热的意大利的日头下种田。在他生前，意大利所有的大城市和重要的教堂里，都有他的奇妙天才之铁证。他是一千多年来不朽画家花名册上的第一位巨人。

III

乔托生活在一个暴风骤雨的时代。独立的小城市在意

① 伯利恒——据《圣经》记载耶稣诞生于此。

② 文艺复兴——欧洲文化和思想发展的一个时期(十四到十六世纪)。

十六世纪资产阶级史学家认为它是古代文化的复兴，因而得名。当时的主要思潮是人文主义，即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摆脱教会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打倒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文艺复兴普遍的表现虽是科学、文学和艺术的高涨，但由于各国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不同，文艺复兴运动在各个国家都带有自己的特性。

大利半岛上星罗棋布，各自为政。为了替控制市民生活的商人同盟争取更大的荣誉，彼此利用小小的陆、海军进行无休无止的战争。除了这些不断的贸易战争之外，还有一群群职业强盗或雇佣军队，出没于山林平原，抢劫过路客商。那是一个政治和社会均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时代。在意大利半岛上，封建制度发展得比较快。意大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由民——就象乔托的家系——的国家。乔托对具有政治上的独立性感到自豪。他曾被召至那不勒斯，为意大利屈指可数的暴君之一罗伯特君主陛下作画。除了其他的题材外，乔托还画了一幅他称之为那不勒斯王国的肖像。那是一头背上有鞍的驴子，对着脚边的一副鞍子嗅闻。

“这张画倒底要表现什么呢？”罗伯特问他。

“您的王国的缩影，陛下，”乔托答道，“驮着鞍子的驴子代表您的臣民。没有人跨骑在它背上，因为它踢开了它的统治者。看，它在嗅闻地上的鞍子，寻找别人来骑它。我敢说，陛下，如果您不把驴背上的鞍子解下来，不把驴当作一个人来对待，那末，这一切一定会发生的。”

乔托是大胆的，用起笔来比用起舌来更为大胆。他的天才不翼而飞，以其色彩的神示降落在意大利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条罅缝中。它打破了千年的沉寂，开始再一次承认普通人的热望。遭到野蛮的军队——他们在罗马帝国濒于衰亡的日子里蜂拥而来——的蹂躏，普通的人被捆缚在土地上。在封建制度下，人变成了知识才能有限而逆来顺

受无限的奴隶。住在领主的领地里，耕地，种庄稼，交地租。没有个人的或合法的权利。不过是一件物体，地位犹如屋内的一件家具。〔他模糊地想象天使住在天堂里，魔鬼住在地狱里。确信天堂终归是他的——只要忍耐，任劳任怨，品行善良。所以他为主人拾谷粒，赶牛，直到精疲力竭，象田里的上了挽具的牲口一样，倒毙地上。〕

然而，正是这些模糊不清的东西，构成了真正的基督教思想的主体。一天，救世主出来为他们说话了。这就是阿西西的方济各^①。他跟大公和高级教士们断绝往来，甘愿做无特权阶级的头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大革命。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方济各并没有超越时代。他是十足中世纪的，例如，深信奇迹，崇尚痛苦的苦行主义，迷信鸽子是神的化身，把它当作兄弟来对它传道。但是，他的人文主义精神、认识同胞的真正尊严之能力，使他成为人类的巨人之一。在其他宗教领袖满足于歌颂上帝之光荣的时候，方济各却大唱人类尊严之赞美诗。在别人专心致力于天堂里的王国之时，方济各却着手在地球上建立天堂里的王国。这个阿西西的圣徒般的人，开创了西欧社会历史的第一章——对人类生存的物质方面来一番彻底的改造和重建。

艺术方面的旧秩序亦将跟着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谁来进行方济各留下的工作呢？既然民众正在开始觉醒，谁来使他们睁开眼睛，让他们看到开始破晓的新的一天之

① 方济各(1182—1226)，意大利修士，方济各会创建人。

美丽呢？

IV

乔托·迪·邦登接受委托来到阿西西方济各教堂，绘制这位圣徒生平事迹的壁画。他站在小教堂内，脚下是这位圣徒的遗骸，一定想到面临高度的责任而颤抖吧。他将描绘一个伟大的、神圣的题材，可是，他对宗教艺术的画法一窍不通。他的朴素的背景是大地、天空、羊群在吃草的牧场，而没有拜占廷^① 镶板画中的富丽堂皇。给乡亲们讲述普普通通的逸闻轶事，他最为起劲。象我们自己的林肯^②一样，乔托具有非凡的天才，能把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讲得娓娓动听。一切事物总是以具体的、图画的、戏剧性的形式进入他的头脑。他是笃信宗教的老实人。对阿西西方济各的传说，除非能领悟，否则谁也无法更好地阐述。他站在那儿，准备动手作画，怎么会颤抖呢？现在，他跟方济各单独相处，方济各准备听他讲，跟他交朋友——只要他在此刻能讲一则恰当的故事。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桩轶事。方济各听到后一定会哈哈大笑呀，这是一头蠢猪的故事。有一天，乔托站着与几位朋友聊天，一头猪窜到他们当中，把艺术家撞翻在小沟里。乔托慢慢地站起来，

① 拜占廷——即东罗马帝国，金碧辉煌是拜占廷艺术的特色。

② 林肯（1809—1865），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主张联邦统一，反对奴隶制度。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被暴徒刺杀。

原谅了这头莽撞的猪。他一生借用猪毛做他的画笔，现在这笔债总算清偿了。这个故事对这位跟鸟说话、了解一切生物之灵魂的人是再好也没有了。现在，好啦，紧张的空气已经打破。乔托拿起画笔，在墙上画下了粗粗的第一笔。
文艺复兴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V

乔托画了二十八幅方济各生平事迹的壁画。在这些壁画中，他进行了一场艺术的革命。艺术家们一直不画活人而画雕像。乔托则把有感觉、有爱憎的男女介绍到画布上来。一个艺术家如果在一幅宗教画里画上一棵树、一朵花、一条溪流或自然景色中的任何物体，直到那时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但是乔托在他的壁画中，有效地用大自然作为背景。圣方济各在金碧辉煌的背景前，决不会比乔托感到更自在的。因为方济各也曾当过牧羊人。如果画家不与当时的因袭艺术决裂，不以自己的质朴天才来解释他的艺友的质朴品性，那末他就违反了这位圣徒的精神。

乔托一步一步地解释圣方济各生平的重大事件。在第一幅壁画中，年轻的方济各面对一位长者，后者跪在地上，预言有朝一日方济各会成为圣徒。第二幅壁画，方济各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一个乞丐，换回这个穷人的外衣。从此以后，他认识到应该成为伟大的“和平”大军中的一名士兵。他把自己的财物交给父亲，这意味着放弃父亲和教会的一

切保护，单单托庇于上帝。在一幅十分美丽的壁画中，方济各被描绘在祈祷，捶打着前胸，对上帝喃喃诉说：“我是你的一个最不足道的罪人。”跪在方济各身后的门徒弗拉·莱昂，他抬头仰望，看到碧空中悬着四张金色的宝座。当中的宝座特别大，光辉灿烂，无人占坐。一个天使俯视莱昂，一手指着空宝座，一手指着方济各。这张宝座从前是一个不听话的天使长的，而现在则在等待低微的方济各到来。幅幅壁画简洁洗练，充满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圣方济各和乔托——普通人中最善良的兄弟俩。

乔托把风景介绍到绘画之中，从而对近代艺术作出了第一个伟大贡献。以风景为背景，他完成了立体透视的第一个概要。他摒弃不自然的拜占廷绘画中的单调平板、毫无生气的解剖，代之以结实和逼真的男女人物。当然，色彩尚缺少后来文艺复兴时期之微妙的浓淡法。乔托还没有掌握光影的处理手段。他的颜色丰富而自然，块块颜色“从其深度中显露出来”。他对戏剧性、生龙活虎的姿态和富于刺激性的动作，有着不可思议的敏感。他作画就象他的生活一样——妙趣横生，生气勃勃，自自然然，身体内的每一根纤维都在活动。乔托的天才，就象亚伯拉罕·林肯的一样，生长在一具结实强壮的躯体内，这具身躯由于不断进行户外活动而得到加强。他的血管里流动着摇摆不停的节奏。他的每一幅画，甚至连他的描绘死亡的画，都充满着运动。它们以具体的形式叙述生动的故事。每一幅画中的每一个人物俱在故事的叙述中各得其所。画中永远存在

着戏剧性的统一。如在圣方济各之死的壁画中，焦点是长眠的圣方济各的头部。三组修士悲伤地围着灵床而站。第一组五名修士，僵硬笔挺，犹如一排白杨树。他们在敬爱的头颅后面组成了一个坚实的框架——一道保护遗体免遭亵渎的屏障。其他两组安排在灵床的两侧，姿态不一。几个修士虔诚地跪着，一个修士吻死者的脚，另一个修士吻死者的手，又一个修士盯住死者的脸，似乎在追踪开始飞升的灵魂。一个方济各会修士持着会旗，旗帜微微倾斜，好象在向死者致敬。方济各的头部有一圈光轮，形成构图的中心。在处于顶点的光轮的相形之下，灵床侧的修士们仅仅是次要的主题。然后是收场白，用一根从图画的主要部分处向上斜飞的线条画成。观者的眼睛一落在圣方济各的头上，就会顺着这条追踪灵魂飞向天堂的线条前进。艺术家用一个十分简单的手法，把观者的眼睛无可抗拒地引向由四个天使搀扶飞升的圣方济各这个幻象。尸体右侧跪着一个修士，他的双眼惊诧地仰望着这位阿西西人的神化。全画是戏剧性的一刹那——一个灵魂的升华。

对乔托来说，没有任何思想抽象得无法描绘的。在圣方济各的壁画中，他画了圣徒和“贫穷”结婚的插曲。这是一幅把精神面貌化为物质形式的研究之图画。“贫穷”以一个伤心妇女的形象出现，她的脚在荆棘中行走，但头上戴着盛开的芳香的玫瑰花冠饰。起初，方济各对这次会见感到十分尴尬，但是耶稣对他微笑，依圣婚礼将他送与那妇女。前景中有两个心怀恶意的孩子，向她投掷棍棒和石